

张之路非常感动系列

张之路
著

最后一场是暗杀

张之路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得主

中国电视“六奖”得主

国际青少年读物联盟(IJBB)优秀作家奖得主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最后一场是暗杀

张之路非常感动系列

张之路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场是暗杀/张之路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10

(张之路非常感动系列)

ISBN 7-5342-2931-6

I. 最… I. 张… Ⅲ.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7796 号

责任编辑 平 静

封面绘画 朱科夫

封面设计 朱科夫

版式设计 赵 路

插 图 蓝承恺

最后一场是暗杀

张之路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插页 4

字数 155000

印数 1—20000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42-2931-6/I·538

定价: 13.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张之路 简介

- 张之路，1945年生于北京。
-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
- 现为中国电影集团一级编剧，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 曾获国际青少年读物联盟（IBBY）优秀作家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和华表奖、夏衍电影文学奖、电视剧飞天奖、电影铜牛奖等多项奖励。



第一章 导演招兵买马	报考前呼后拥	1
第一场戏 剧本锁定坎坷	镜头对准人生	44
第二章 演员热情高涨	剧组惨淡经营	61
第二场戏 男生离校出走	女生失去记忆	91
第三章 可怜天下父母	主角走马换星	118
第三场戏 少男观察疾苦	少女体验亲情	158
第四章 拍摄横生枝节	导演无所适从	185
第四场戏 文戏改做武戏	影片剑走偏锋	220
第五章 暗杀学校开学	演员隐姓埋名	228
第六章 学子拍案而起	自古谁是英雄	264
后 记		280

第一章

导演招兵买马

报考前呼后拥

一

上午十点多钟,巨人电影制片厂的女导演黄晚臂弯里夹着个大纸卷走出厂门,后边跟着场记小孙,手里端着个盛糍糊的洗脸盆。

小孙边走边说:“黄导,让我拿着吧!”

黄晚拍拍纸卷说:“瞎,谁拿不一样!”

“黄导,您也算是名导了,让您跟我一块贴海报,真不好意思……”小孙是个很会说话的小伙子。年岁不大,





却早早谢顶，光光的头顶像个月亮。幸好还剩一圈黑发护卫在月亮周围。乍一看，像个小道童。

黄晚不说话，一直往前走，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儿。倒不是因为贴海报，而是觉得小孙的“戏”有点过，“戏”一过头就不真实了……她算什么名导？从电影学院毕业二十多年了，眼看就奔五十岁的人了，可到现在为止，只独立导演过两部戏。这两部戏既没有被捧成最佳影片，也没有被人骂成最差影片。她拍的片子刚刚发行的时候，她整天盯着晚报的夹缝看，看哪个影院上映？有几个影院上映？她打算悄悄坐在观众中间，听听反映。无论是叫好，也无论是骂街，那都是享受……结果她每天从儿子手里抢过报纸，却每天都见那熟悉的名字。有一天，她忽然意识到，坏了！这片子的拷贝一定是给搞丢了，要不，怎么能一场都不放映呢？她拿起电话，拨通了市电影发行公司。人家冷冷地说，我们根本没有买这部片子的拷贝。

一个石头子儿仍到水里还溅个水花呢！她却连个响儿都没听见。

碰上生人请问她在什么单位工作？电影制片厂！做什么工作？导演！哟！导演！人家眼睛一亮接着便问哪部片子是您导的？她只好硬着头皮说出那个片名，然后就不由自主地盯着人家的眼睛。结果都一样，对方的眼神是茫然的……那眼神真比骂她一顿还难受。

“黄导，就贴这儿得了。”小孙停住脚步。

黄晚环顾四周。前方是一段工厂的围墙。围墙前有两个汽车站的站牌，这里正是个交通要道。

“行！就这儿！”

小孙抄起糨糊盆中的排笔就往墙上刷糨糊，然后从纸卷中拉出一张就往墙上贴。这纸还真不小，盖住了两张“祖传八代专治性病”的白纸片，又盖住了一张“祖传中医秘方接骨”的黄纸片。

小孙用手把边边角角胡搽了胡搽，然后站在一边端详：

电影《坎坷学校》摄制组招考小演员

年龄：12岁—16岁在校中学生

男女不限

地点：巨人电影制片厂

报名时间：7月23日—7月25日

该片将由著名导演黄晚执导。



小孙从口袋里掏出墨水笔，正要写上由此往北的字样，黄晚推了小孙肩膀一把：“你这写的是什么呀？”

“招考演员的海报呀！”小孙莫名其妙。

“谁让你写最下面那行了？”

小孙明白了，但他故意装傻充愣，又一字一句念道：“该片将由著名导演黄晚执导……这是事实呀！没错



啊！”

“你把它给我划掉！”

“为什么？”

“我算什么著名导演！再说，一个招考演员的海报犯得上写导演名字吗？你这不是故意让人看着我浅薄吗？”

“哎哟！黄导，您别把著名二字看得太神圣，这玩意儿早让那些追名逐利的家伙糟蹋得不值钱了。比起他们来，您用这两字根本不为过，您的成绩和这两字比起来还有富余呢！”

“不行，你赶快拿纸给我贴上！”

“拿什么贴？也没有带别的纸……”小孙指着不远处的一张被风吹得忽忽悠悠的“祖传八代”的白纸片说：“要不，我拿这张广告把您的名字贴上？”

黄晚一把从小孙手里拿过那卷海报展开，跪在草地上，从最下面裁下一条白纸把“该片将由著名导演黄晚执导”给贴上了。

小孙叹了口气：“唉，黄导，您也太认真了……”

一缕微风从左边的一片浓郁的小树林吹过来，带着泥土和树叶的清凉。黄晚顿觉精神一爽，心中涌起一种踌躇满志的感觉。

全国有十几家故事片电影制片厂，号称导演的不下几百人，但每年能有机会拍片子的其实也不过就是那么几十号人，而大多数导演几年才能遇到一次机会。而且，

如果你在这一两次机会中还不能显示自己的才华和功力,那以后拍片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以至化为乌有。

黄晚拍过两部戏,也都花了相当的气力。但这两个剧本她都不喜欢。话又说回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本来拍片的机会就不多,上级交给任务时也就别无选择。只能给什么,“吃”什么。可比不了人家大导演——可以随意挑选剧本,想“吃”什么就给什么!因此,黄晚心中也暗暗埋怨领导没有把好剧本交给自己,才落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地步。

这次,虽说剧本还是领导交下来的,不但资金有限,还要赶进度,但剧本却是黄晚非常喜欢的。最让人高兴的是,她已经有了一种良好的感觉。一种巨大的创作冲动已经在她脑海里撞击着,使她仿佛已经进入了拍摄现场,一个个画面也已浮现在眼前,甚至片子的主题音乐她都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部优秀的影片就要从她手里诞生。她想起了六十年代经常流行的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现在不搏,更待何时?她冲刺的时候到了!她奋力搏击的时候到了!

电影圈子里常说,要拍好一部电影,需要有本子、票子和班子。

现在,本子和票子都有了,关键就是班子了。她这个班子目前还只有四个人。除了她作为导演兼制片主任之外,还有摄影师老王、副导演冯波,再加上眼前的场记小





孙。至于美工、音乐等主创人员都已确定人选，只是还没有到位。现在，最要命的就是演员，这个戏主要是少年演员，这个年龄的演员没有专业的，都指望着从在校的中学生里找。十天前，副导演冯波就骑着自行车满市的中学跑，但至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因此，她才决心公开招考。

“小孙，晚报的消息什么时候上？”黄晚已经在贴第三张海报。

“后天见报，绝对没问题。”小孙肯定地说。

黄晚扳着手指头算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但她最担心的就是招考那天“门庭冷落车马稀”。

二

班主任宋老师还没有走出教室，不知是哪位男生便扯着嗓门高喊一声：“放学啰——”

那“啰”字拖得好长，似乎所有的压抑和郁闷都要随着这“啰”字释放出来。

今天是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因此这“放学”与“放假”是同义的。难怪这位男生兴奋得忘乎所以。他喊过了，但并不马上离开教室，而是闭上眼睛坐在座位上做

思考状,仿佛在回味着这解放所带来的转瞬即逝的愉悦和惬意……

同学们对他的喊声并不感到惊奇,只是三三两两地互相招呼着向门口走去。比起平时放学时的情景,倒多了几分悠闲和自在。

梁晓水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叫道:“别忘了做值口啊!”

他这行的同学愣了一下,接着便争先恐后地到讲台底下抢笤帚。书包也不放下,左手拎着书包,右手拿着笤帚,跑到教室后边,每人占一个空档。也不管前边有人没人,只是低着头发疯似的将尘土和碎纸往前赶……教室里立刻有人咳嗽起来。

还没等数完十下,每行空档的前边便出现了一堆小小的垃圾,笤帚仍在旁边。

这哪像做值日呀!倒像是短距离扫地比赛,现在参赛者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梁晓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兼本组组长,理当起模范带头作用,他只好用笤帚将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再集合起来盛在簸箕里。抬头一看,黑板还没擦,负责承包的小子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溜走的。

此时,教室里已经空无一人。

梁晓水将窗子关好,正要从课桌里拿出自己的书包,忽然发现隔着两行的一个书桌前,一根粉红色的书





包带静静地垂挂着。

那是易岚兰的座位。它的主人今天没有来上学。是不是昨天忘记拿走了？可能是病了。这女生们可真够自私的！怎么也没有个人帮她把书包拿一下送回家？可能是易岚兰的人缘太差劲了。梁晓水有心帮她送一下，易岚兰的家就和他家隔一条马路，可又怕别人知道以后说闲话。这易岚兰偏偏又骄傲得不得了，给她送书包倒好像是巴结她似的。对了！把书包交给宋老师。

教室的门忽然开了，梁晓水抬起头，却不见有人出现。

“谁？”梁晓水喊了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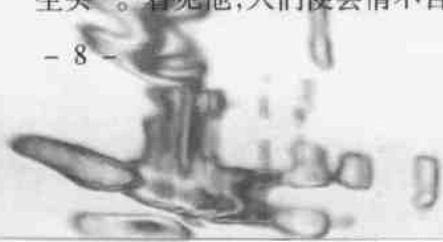
门外传来一个像是老外学中国人说话的声音：“请温（问），凉开水先生在吗？”

梁晓水心里一乐，他知道这是杨大川的惯用伎俩，于是大声说：“这儿没有凉开水，这儿有羊肉串……”

杨大川从门口跳进来，又学广东人说话：“不好撒谎的啦，梁先生在这里鬼鬼祟祟地搞第二职业啦——”

两人大笑之后恢复了正常。

杨大川身高一米七左右，年岁虽不大，脸盘却已见棱见角，白皙的脸上有一双微微向里凹进的眼睛，配上那高高的笔直的鼻梁，所有的精神便尽在不言中了。一身水洗布的牛仔服，高档的旅游鞋，自然而不零乱的“学生头”。看见他，人们便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这小子



拿着话筒便是歌星，摄影机前就是影星，你要给他脚底下放只“滑板”，那就是舞蹈明星兼体育明星……许多多情的女生居然这样赞誉他：远看郭富城，近看杨大川；杨大川要是成不了黎明，那是老天爷没长眼睛……

面对这样肉麻的赞誉，杨大川也便给弄得昏头昏脑，上中学以来，成绩从名列前茅变成屈居中等便是明证。他的眼神里也出现了近于傲慢的自信。表面上他穿得随随便便，殊不知这随随便便却是他精心策划的。正所谓有意的无意。踌躇满志和心满意足便是在他脑子经常跳来跳去的两种情绪。他感到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名字——杨大川，这个名字使他得了个“羊肉串”的绰号。说羊肉串算是友好的，有的男生和他吵翻了便叫他大羊肉串。你说恶心不恶心，这么俊美的小伙子怎么能和羊肉串搞到一块去呢？

杨大川的脾气还算随和，但谁叫他羊肉串，他便立刻和谁瞪眼睛。惟一叫他外号而又不惹他恼怒的只有梁晓水。

“随便你叫，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我不是凡人，你也不一般，惺惺惜惺惺，英雄爱英雄，这可是我给你的特权，你可得领情……”杨大川对梁晓水特别优惠。

“你不叫我凉开水，我也不会叫你羊肉串的，礼尚往来嘛！”梁晓水平静地说。

比起杨大川，梁晓水长得就太平淡淡了。他比杨





大川矮半头,虽说也是五官端正,但和漂亮绝不沾边,更谈不上帅,还是一副小儿童的模样。梁晓水嘴上不说,心里也着急。奶奶知道孙子的心思,便安慰他说:“人不一样,有先长个的,有先长心眼儿的,你是属于先长心眼儿后长个的……”

将来长不长个再说,长心眼儿的话,奶奶说得不错,梁晓水学习成绩极好。他的爸爸妈妈是十年动乱中去陕西插队的知识青年,在那里结了婚,安了家。十年动乱结束后,双双被调到附近一个县城里当了工人。只是回龙城却成了泡影。幸亏前些年国家对插队知识青年有个政策——允许他们的子女回龙城的学校借读,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政策,梁晓水才回到了爷爷奶奶身边。这不但对他的学习大有好处,对老两口的精神也是个慰藉。

梁晓水很懂事,知道“幸福”来之不易,学习上不用别人督促,就很自觉地努力,而且日常生活上的琐事也都能自己料理得井井有条。

梁晓水和杨大川一起上小学,又考进了同一所中学。虽说不在一个班,但却形影不离,情同兄弟。

“这是谁的?”杨大川指着梁晓水手里那个粉红色的双肩挎包问。

“我们班一个女生的……”

“哟!早恋啦——”

“去你的,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话

间,梁晓水的脸早已红了。

“脸红什么?”杨大川大叫一声。

要是往常,梁晓水便会立刻答道:“精神焕发!”而今天,就像真的做了亏心事,半天说不出话。

杨大川看梁晓水可怜,于是摆出一副大哥的架势说:“是谁?告诉我,大哥替你扛着。”

梁晓水把书包往杨大川肩膀上一套:“你扛着吧!咱们一起交给宋老师。”

“这到底是谁的书包?”杨大川抽身一躲,“我说给你扛着,不是给你扛书包!”

“易岚兰的。”梁晓水说。

“啊!是她的?”

“怎么啦?”梁晓水很奇怪杨大川那副吃惊的模样。

“你还不知道,她出事儿啦!”

“出什么事啦?”

“自杀了!”

“你开什么玩笑?”

“真的,听说又抢救过来了。”

“为什么事儿?”

“让人搜身!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梁晓水急忙问,“怎么回事?”

杨大川神秘起来:“易岚兰到‘四海大厦’逛商场,出门的时候被门卫拦住了,说她偷了东西,然后强迫搜





了身。结果什么也没搜着。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自杀了。”

梁晓水惊讶地问：“就为那么点事？我不相信，你可别骗我，今天不是愚人节。”

“绝对可靠！我们班葛六告诉我的。他妈是教导处的。他妈嘱咐他说不要外传，说对易岚兰影响不好！”

梁晓水不说话了，惊讶、不理解、厌恶……甚至还有几分莫名的惆怅交织在一起。骄傲的公主变成了可怜的灰姑娘……手里的书包立刻变得沉重起来。

“晓水，还有件正经事忘说了。”杨大川严肃起来。

“什么事？”

“想不想当演员？”

“不想！”

“为什么？”

“不感兴趣。”

“哎！你这个人不说实话，据我所知，没有不想当演员的人。前苏联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怎么样？人家要拍电影自己演自己。美国前总统里根怎么样？压根儿就是电影演员出身！论地位人家比你高不高？瞎矜持什么呀！”

“想当你就让我当啊？你又不是导演！”

杨大川忽地从兜里掏出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一则消息说：“电影厂招考少年演员，如果想当咱俩就去报名。”

“要去你去吧！我不去！这不是我的长项。”